

戎馬關山

蒙疆喋血記

(四)

● 陳建中

充滿感情的悼亡詩

「后子口事件」，使晉察綏邊一帶的人民認識了「八路軍」抗戰的真實面目，也打擊了所有塞外抗日遊擊武裝的士氣。盡管他們對外宣傳，說那是敵人假冒他們的名義，並希望以後與各「友軍」密切連繫，彼此支援，可是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，誰都清楚他們是在搞些什麼。

后子口與徐叻之戰後，地方上盛傳我已陣亡，敵人的報導也有同樣的消息。因之不少的人曾到埋葬戰士的臨時墓地致祭，一位青年作家，還寫了一首充滿感情的悼亡詩作為懷念：

搶盤山頭的愁雲低籠，
桑乾河中的流水嗚咽，
願雷聲作我們的戰鼓，
大風的號角繼續吹奏。
啊，身經百戰的勇士，
拿起武器，重整隊形，
為著國家民族的自由，
我們還要繼續的戰鬥。
起來，向烈士們致敬，

刺刀直指敵人的心胸，
粉碎盜寇的陰謀詭計，
再建我們勝利的長城。

說起來真是慚愧，地方人士並在桑乾河畔為我豎立了一塊小小的石碑，那位溫柔多情曾在大同城郊掩護過我的康女士，更特別趕去作過一次祭弔。

實際上，這個時候我正在雁門關的旁邊一處牧羊人的山洞養傷，只有兩三位隨身的戰友，化裝住在一起，照顧起居，陸思行也是其中之一。那個地方十分隱蔽，離開道路及村庄甚遠，山洞在坡形的半山，南依長城，三面山峯環抱，中間一片草地，經常有三四千隻羊牧養在那裡，由三四位牧人管理，並養著十幾條獵犬，除了定期買些日用品，及趕羊去售賣之外，幾乎不與外間往還。那個山洞，內部相當寬大，也十分乾燥，設有土炕，泥桌，據說古時曾有僧人在此修道，所以整理得頗為安適。我在那裏居住了半個多月，每天黎明，牧人驅趕羊群到山邊去吃草，入夜又成群引導回到原地，我也常常在太陽出來之後，抱起初生的羔羊，站在山崗上面，瞻望雁北金

沙灘古戰場的形勢，有時和牧人談些楊家將的故事，他們對於楊業父子如何為國犧牲，楊六郎如何把守三關口，都是津津樂言，頭頭是道，可惜沒有資料供我考證。據說所謂三關口，不只是雁門關，還有寧武關、偏關（或為平型關）在內。以古時的情勢說，的確這些關隘，都有「一夫當關，萬人莫敵」之勢，蒙疆民謠有謂：「喜鵲子飛過雁門關，捎書容易見面難」，意謂過此即無法返回。可是在現代的戰爭中，一切都已改變，這些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。

我在山洞休養時，繼續延請那位久居於晉北的外國牧師治療，他平均每五天上山一次，都由我們的工作人員陪同，第一次到那裏，他非常驚訝：

「哦，想不到有這樣美好的地方，這簡直是世外桃源！」望著那無數的羊群，他又說：

「先生，我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，祂在日本人與共產黨的雙重攻擊下，救出你的性命，又選擇了這樣好的地方讓你休養」。

「耶穌就是一位牧人，你每天看到如此衆多的羊群，更會想到那位救主的偉大」。

從此他教我研讀聖經，他說晉北各縣基督徒很多，他們都非常愛國，他也以中國作為自己的祖國，願為抗日貢獻一切力量。此後這位牧師，便成為我們的交通人員，冒險到各處去探聽消息，聯絡同志。我也在精神上接受作為基督徒，身心都得到更多的安慰。

時間很快的過去，我傷癒下山，已經是塞外的初秋。首先召集部隊及地方負責同志開會，再行檢討當前情況，研究往後工作有關問題，歸納各方面意見，大家一致的認為：蒙疆的形勢，已不適於大部隊的活動，在綏東我們有較好的群眾基礎，一切工作，仍應以那裡為中心，而在察南雁北保持一些機動性的武裝力量，改變方向——加強地方工作，並特別注意平綏線偽軍的策反，以備國軍反攻時接應行動。

人不離槍馬不離鞍

部隊幹部開會，同時決定，要我儘速回到中央，對內蒙與平綏沿線的敵情及共黨勢力的發展提出報告，讓中樞對敵後以及未來政策，有深切的展望。

雖然我們當時的處境已非常艱苦，但我還是不願意拋下長期共患難同生死的弟兄，自己一個人跑到後方去。為著這個問題，我有好幾晚失眠，常常深夜到戶外徘徊，意外的卻因此挽救了一次被襲擊的命運。事情是這樣：敵人幾次進攻，並未殺死我，最後安排，來一次奇襲，設法活捉或一舉殲滅我們的部隊。可是我們的習慣，每次部隊移動，都要保持高度機密，無論駐在那裡

，須先佈好崗哨，並安排好臨近村莊的情報網。軍隊本身更須「人不離槍，馬不離鞍」，隨時準備緊急集合，應付新的情況。

我在部隊，每晚臨睡，也總是親自巡查一次，然後才去休息。這天夜裡，部隊在鄰近山陰縣的一個村莊，我因無法入睡，十二時左右，偕同隨從在村內街上巡視，突然發現由村外進來兩三個喝得醉薰薰的人，歪歪斜斜走過，其中一人是新近加入部隊，並在考察時期，（部隊為風紀關係，嚴禁醉酒），看到我他驚惶失措，想要躲藏已來不及。

我以其行跡可疑，即飭隨從帶交值夜參謀顧問，最後供出他是大同日本特務機關派來，通過副官處某軍官的介紹，前後三月，已收買好了三位內線，日方已偵知我回到部隊，決定今晚由應縣、山陰、朔縣三地，出動日偽騎兵三百人，於深夜二時半，由他們在村內三處放火為號，然後內外夾擊，一舉將我軍消滅，活捉我去大同獻功，（如不能活捉，打死也一樣給予重賞，其他幹部，亦均定有賞額）。

可是口供詢問，已經是深夜一點半鐘，我們唯有就地緊急部署，立刻封鎖駐地，逮捕已被收買的内奸，搜查全村，捉獲了敵人派來的三名奸細，熄滅村內燈火，居民臨時疏散上山，軍隊全部集合，分別在村外三處要隘埋伏，準備敵軍攻入後，立即發動反擊。

夜深秋涼，天空陰霾四佈，大地一片沉寂，我與弟兄們都伏臥在冰冷的溝壕之內，人人屏息呼吸，靜靜的注意著遠處的動靜，等待敵人行動

的消息。

偵查人員第一次送回報告是敵人已在十餘里以外集中，慢慢向我們的駐地前進，接著又報稱業經在五里處停止。

可是，時間的指針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敵人始終得不到內應的消息，所有的好細又均被我們捕獲，因而踟躕不敢冒然前進，深恐陷入我們的計謀。眼看天色將明，只好全隊撤去，再回山陰縣待命。自然，我們也不敢有所行動。

這次事件，對我來說，等於諸葛亮在西城，演了一次「空城計」，今天想起猶有餘悸。當時敵人的撤退，對我們十分意外，部隊也立即轉移到山區的安全地帶。

但，由於此一事件，使我們警覺到敵人對我們的進攻，已開始採取無所不用其極的陰險詭計——金錢收買，內部分化，乃至拉攏我們的友軍，製造內部矛盾，使我們相互攻伐，日本人從中漁利……同時利用漢奸，編組地方團隊，裝配偽軍，構築碉堡，建立「愛路村」（鐵路沿線）。佈署諜探情報網，縮小遊擊隊活動地區，以期鞏固日軍所佔領的重要據點，以及交通要道。當時由於中共「八路軍」以五台山一帶為基地的「晉察冀邊區」的建立，無形中出現了又一個新的形勢，重劃勢力範圍。

在我們東面，是有組織，有相當軍力後進的共軍。

在我們西北兩方，是日軍佔領下的重要點線——張家口、天鎮、大同、豐鎮、集寧、歸綏、平綏路、同蒲路，和他們日益擴大的公路網……



①作者（二排左三）與知識青年講學交遊合影留念。

②作者與大專女青年教師及優秀學人合影。



晉北察南形勢險惡

中共在其軍事掩護下大力推展它的地方組織，積極掌握鄉村……日軍通過漢奸政權各級偽組織，力求加強對內蒙的統治，並經常用「宣撫班」(由日本佔領軍與特務機關和它所運用的流氓浪人組成)，配合偽軍及武裝部隊，執行「清剿」……他們雙方無形中似有呼應，常常同時採取活動，因之我們的工作，愈來愈為艱難。尤其晉北、察南一帶，形勢最為險惡。

經過多次會商，在前方的同志，大家一致決定推選我回重慶，將內蒙與晉、察綏等地的情況，向中央政府提出報告。

揮淚告別敵後戰友

由我們遊擊隊所在的地方，回到遙遠的大西南後方——重慶，對那時戰爭中的交通來說，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，而且我們必須經過敵偽的重重封鎖，和共軍好多處的佔領區。其艱苦，有如宋時的楊業突圍，誰也沒有把握，尤其先後已有三批人員，都被攔截失蹤……經過大家反覆的研究，才決定以一個最小的行動組方式，負責護送我及兩位同志，取道晉西及綏邊，穿過共黨活動區域，經陝北到西安，然後前往重慶。為行動方便，對外借用「察哈爾省政府」的名義，我也改用化名。將留在蒙疆的統領部隊，全部交由陳國興、賀鳳舞主持，楊星甫、賈蔚章、郭永平隨我南行，另外精選十二個戰士護送。我們的辦法是在敵人的佔領區，晝伏夜行；在共軍佔領區，則完全相反。但一律採取快速行軍，所以第一步，以兩天三夜的時間，越過日軍封鎖的三段鐵路，七處公路，六個縣區，在朔縣與神池之間進入長城，先到偏關附近的鄉間，在那裡正好還有一處緩衝地區，中央新派察哈爾省代主席張勵生，率部到彼，因受命後，不明察省情況，停留於此，未敢前進。我與其相見，即將老將張承德的死訊，和我們血戰的經過詳細告訴，希望他慎重研究，再決定今後計劃。

正巧此時國軍有一部份推進到五寨、靜樂、及興縣一帶，因之共軍的氣燄比較收斂，我們四、五天的行程，都未遇到特別的困難。可是到處均看到中共的標語與宣傳品，大小村鎮，處處反映其活動的積極。在興縣境內，並遇到延安抗日大學(校長林彪)大批學生約五千餘人，以「第五縱隊」之名，經晉西前往晉東南朱德總部，再分派其他各地，領隊的營連長，都是「長征幹部」，隊員多係學生、教授與知識份子，他們以後便成為中共在晉冀魯豫與華北各地的主要份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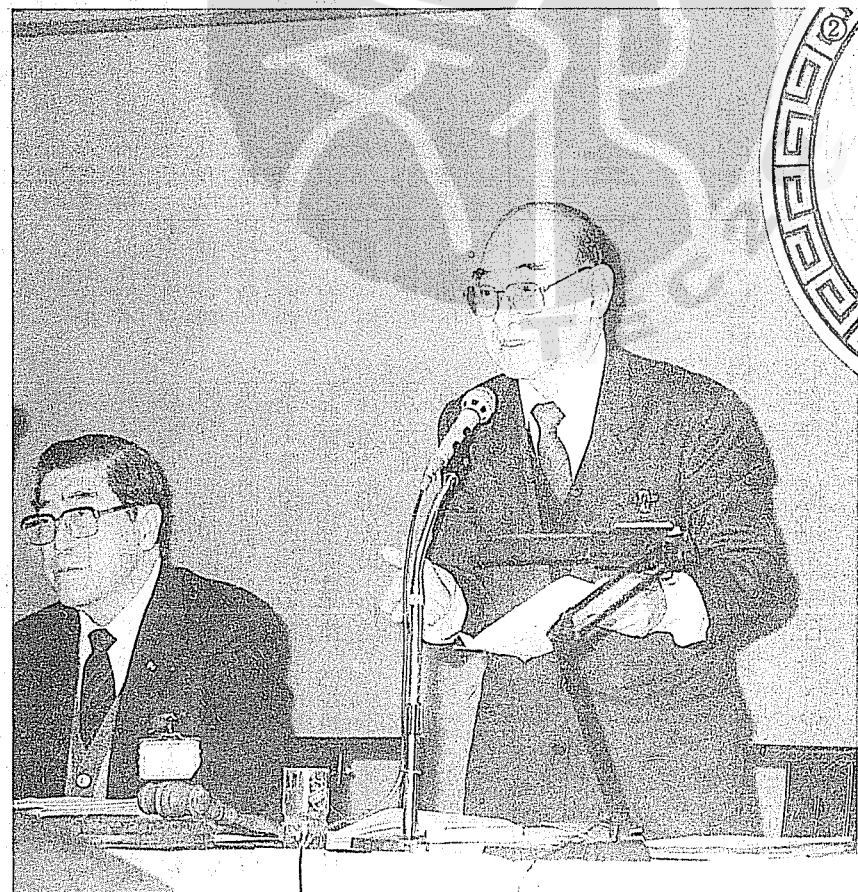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在興縣的黑峪口住了一夜，即與護送的弟兄告別，並應他們的要求，仍由郭永平率弟兄們歸去。我偕楊星甫、賈蔚章渡過黃河，在陝北的葭縣住宿一夜，再到綏德。那裡的駐軍正是曾和我們交手過的八路軍三五九旅的一部份(旅長王震並兼葭、米、吳、綏、清五縣警備司令。後來我們知道，共軍那時依毛澤東的計劃，一個番號，多處使用。在晉北進襲我們的，也用同一番號，係由李井泉率領。)陝西省政府綏德區，行政督察專員為何紹南，是中央所派，乃我老友，我與其晤面後，他即電告西安行營，指定陝西省公路局由榆林南返的一部汽車，載我們回西安。此時因國共已在各地不斷有「磨擦事件」，所以許多村莊的民兵與「少先隊」，常常攔軍檢查，路程一再延誤，黃昏時過延長縣的永豐鎮，乘客都飢腸轆轆，可是盤查、詢問，竟遲至午夜三時，還要全部乘客參加他們的鬥爭大會，直至深夜三時，才准放行，我們將近破曉抵達延安，勉強稍進飲食，立即登程南行，不料在延安以南的十里舖，卻又有一次出境查驗，要所有乘客下車，逐一點名，查對護照，後來聽說因不久前張國濤自「邊區」脫逃，所以特別嚴密。弄得全部乘客疲憊不堪，中途幾次「打尖」休息，終於安抵我的家鄉西安。計算時間由京滬出發北上，已歷兩年又兩個月有餘。

從敵後隨行返回的賈、楊兩位同志，他們到陝西後，都要求各自去訪親探友，我也抽便回到關中原籍，省視雙親。因為一年多渺無消息，各方傳言我已在敵後犧牲，老母思念成疾，女友另行適人，一切恍如隔世。嗣接中央來電，希望我立即赴渝，報告察綏內蒙情況，我只好告別雙親，匆匆登程，前往重慶。中央除同意我離開蒙疆前所作的部署外，格於形勢，決定將賀鳳舞等遊擊部隊，交由傅作義指揮，並發表陳國興、安智等人，分別主持平綏路與山西地方黨務工作。留我在後方任職。

塞外流傳感人故事

實際上那時，戰爭的情勢已有極大改變，日

①



①作者（左一）早年陪同海外文教學術界人士等拜會蔣中正總統（中坐者）合影留念，前排右一南宮搏、右三黎晉偉、右四香港真報負責人陳秀蘭、左三許孝炎。

②作者（右）主持國大憲研會綜合會議。

本因對國民政府的多次誘降失敗，軍事方面，改採新的方策，統一侵華作戰指揮，設立「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」，以岡村寧次大將為最高指揮官，積極對華南、西南用兵，另在政治方面，利用汪精衛之投敵，合併南京，北京兩偽組織，以汪精衛為傀儡，正式成立新的統一漢奸政權。惟東北的「滿洲國」與「內蒙古自治政府」，仍未即時取消。國民政府以西南、西北及華南、東南未淪陷地區為基地，繼續堅持長期消耗作戰，形成敵我雙方僵持狀態。中共則在華北、內蒙各地，加緊活動，若干國軍部隊，且被併吞繳械，自閻司令長官的「新軍」，不久也發生叛變，他在失敗

之餘，唯有屈處晉西一隅，就其原有的部隊，再加整頓，生聚教訓，準備伺機再起。

我回到西南大後方之後，在日本飛機的日夜轟炸下，又擔負起另一項艱難的任務，但我仍不時回想起塞外冰天雪地的征戰生活，和還在那兒繼續苦戰的患難弟兄。……尤其我以一個手無搏雞之力的書生，憑著一腔愛國熱情，請纓殺敵，深入蒙疆，在黑水白山之間，荒涼不毛之地的沙漠草原，日夜奔馳，馬上馬下，衣不解帶，寢不安枕，忍飢受寒，轉戰千里，大小數十血戰，兩次身負重傷，並為傷寒困倒，竟能戴著頭顱生還，可謂萬幸，可是在後方每遇敵機轟炸，彈如雨

下之時，我總念念不忘遊擊戰場上的搏鬥，如其喪身後方，實在不如戰死沙場！

民國卅四年，八年抗戰的勝利終於來臨了，當時我正奉命在西安，主持華北黨務及第一戰區政務委員會工作，亦曾銜命協調胡宗南部與晉軍關係，再到宜川與運城等地，我更全力設法聯絡留在內蒙的同志，不幸賀部早被解決，安智也被殺害，陳國興與其夫人在張垣自殺。其餘人員，有些隨傳作義部調赴平津，部隊雖然解體，可是察綏內蒙地方人民，仍然常常懷念著那些堅持抗戰的英雄，他們的史蹟和許多有血有淚的故事也將像楊家將「沙灘會」的遺事一樣，永留人間！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
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·故鄉風物話射洪·教書生涯·金陵問學記·農政憶往·抗戰初期烽火行·川南風雲·做縣長經驗談·主持四川合作事業·國民大會之回憶·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·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

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。